草地 域外

“愿书比人活得更长久”

苏格兰“书镇”威格敦，书商用“苦行”换取有趣味的生活

桂涛

当大多数实体书店向网络书店转型时，拜塞尔却在一个月前彻底停止了网络售书。他说通过亚马逊网站卖书，让他觉得“是在替别人打工”，这与他开二手书店、掌控自己生活节奏的初衷相反，他“不想让算法成为自己的老板”，不想“自己总盯着电脑，总担心客户的评分”

苏格兰西南小镇威格敦本来与书无缘。

小镇滨海，有两个在当地知名的船坞，历史上擅长农业，偶有贸易。镇子周边的牧场上牛羊四散，不到1000个居民在工作与农忙后向来靠火炉、威士忌酒和《苏格兰人报》打发漫长的冬季。

上世纪90年代，威格敦的奶油干酪厂和酿酒厂相继倒闭，小镇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和就业机会，一蹶不振。直到1998年，苏格兰政府要打造一个书镇，在乡村促进阅读产业发展，威格敦中标。究其原因可能一是镇子风景优美，带给人“地偏心自远”的宁静；二是当时那里有一个该地区最大的二手书店，人们希望图书帮助小镇走出困境。

于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威格敦成了苏格兰官方认可的书镇，想要吸引全球爱书人、藏书人和淘书人。虽然这里不通火车，从距它最近的城市出发自驾也要两个多小时，但这个“精神麦加”的遥远反而吊足了朝圣者们的胃口，增加了他们的兴致。

现在，威格敦和欧洲每一个书镇一样，聚集了二手书店、古玩店、手工艺品店，每年也举办自己的文学艺术节。

我来到威格敦，是想看看在电子阅读浪潮冲击下仍在坚守的威格敦这样的书镇是否还有未来。

“书镇”的概念源于与威格敦同样偏僻的威尔士书镇黑昂威。我曾拜访那个有30家旧书店的威尔士书镇，听书镇创建者理查德·布斯讲述他如何在上世纪70年代想出打造图书小镇的点子和它背后“从全世界买回二手书，再把书卖给全世界来的买书人”的经济逻辑。

威格敦是黑昂威的翻版，但威格敦周边城市人口较少，发展始终不快，因此镇上人说它只能是“黑昂威的穷亲戚”，和那个世界知名的书镇没法比。到现在，威格敦有不到10家新旧书店，在我来到镇上的那个阴雨冬日，访书客不足20人。

书之爱，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宗教，为这种信仰献身的人都是殉道士。肖恩·拜塞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我把这个威格敦最大二手书店的老板比作威格敦18世纪因坚守宗教信仰而被淹死、至今被镇上居民纪念的两个殉道士时，他笑着说他从未这么想过。

但很快，这个满脑袋棕黄卷发、四季爱穿T恤加休闲衬衫的男人就说出了自己与殉道士之间的相似处：“大多数二手书店老板都知道干这一行很难发大财，但我们宁可做出牺牲，用‘苦行’来换取一种有趣味的、每天都不同的生活，并坚持自己对书的热爱。”

18岁时，拜塞尔第一次路过威格敦的那家二手书店时，他对身旁的朋友说：“这家书店到年底准会倒闭。”13年后，拜塞尔回到已是书镇的威格敦，并贷款买下了这家当时已发展为全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他将自己经营书店的经历以日记形式写成两本畅销书，让威格敦在全球爱书人中声名大噪。书中真实记录他从爱书人转型成为二手书商的欢乐、困顿与坚守，让人们看到“开一间书店”这个浪漫想法的真实一面。

▲一名男士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家书店看书。 新华社资料片

乔治·奥威尔在《书店琐忆》中说，如果你从未在一间二手书店工作过的话，你会很容易把那里想象成为天堂：温文尔雅的年长绅士们久久地徜徉，浏览着小牛皮封面的对开本书籍在二手书店……但当你真正在那里工作时，你却会失去兴趣：“书店到了冬天会非常冷，因为要是里面太暖的话，窗户就会因为水汽一片朦胧，而书店就靠橱窗招揽生意；而且书要比任何其他商品更加容易积尘，每只绿头苍蝇似乎都喜欢选择书封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更主要的是，在“从男爵到巴士乘务员”的书店顾客中，往往会出现稀奇古怪的奇葩：身上带着陈年面包屑的味道的糟老头子，每天都会上门，有时候一天会来好几次，向你兜售一文不值的书籍；那些喜欢来书店的、没有得到精神鉴定的疯子，因为书店是他们可以逗留很久但不用花钱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

和奥威尔一样，拜塞尔每天也要面对各种奇怪的人和事，正是它们让“田园牧歌”沦为“一地鸡毛”：拄着双拐的虚弱老人却挑走一本《火爆性爱姿势大全》；开了几个小时车去收书，卖家却因为后悔而涨价惜售；一个信仰“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店员，总把《圣经》归到历史类而把《物种起源》归到小说类；还有那个声音忧郁、总打电话打听18世纪神学书却从来都不买的女人。拜塞尔坦言，开书店让自己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好青年变成了一个“缺乏耐心、偏执、厌恶交际”的好书商。

在欧洲的书镇，常能看到“纸质书不死！”“打倒Kindle！”这样的标语，书商们对电子阅读的仇恨可见一斑。虽然拜塞尔也承认，电子阅读器可以放大字体、让视力不佳的老人也能更方便地阅读他刚刚出版的《书商忏悔录》，但他对电子阅读的态度从书店里那台著名的Kindle电子阅读器就可以看出来。

那间拥有10万册书的二手书店入口处，挂着一个5年前被拜塞尔用枪打碎屏幕的电子阅读器，可怜的机器上坑坑洼洼满是弹孔。

当大多数实体书店向网络书店转型时，拜塞尔却在一个月前彻底停止了网络售书。他说通过亚马逊网站卖书，让他觉得“是在替别人打工”，这与他开二手书店、掌控自己生活节奏的初衷相反，他“不想让算法成为自己的老板”，不想“自己总盯着电脑，总担心客户的评分”，更不想让网站分走本已可怜的销售收入中的30%。

“通过牺牲自己来反抗，这也是殉道士会做的吧。”拜塞尔再次回到那个比喻。接手书店近20年来，他发现网络和电子书的出现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顾客始终希望书价低些，再低些，最好比网上书店里能查到的最低价更低，越来越多的顾客开始和他讨价还价。拜塞尔说他很难理解为何人们在超市买东西不还价，到了利润同样微薄的二手书店却总觉得自己被敲了竹杠。

虽然书价降低让人人能读得起书，但当人们可以以1便士的价格买到一本书的时候，人们以前对书的敬畏减少了。“你不必为了买一本书省吃俭用了，书更多成了一种商品，而非宝贵的思想载体。”

买下书店十多年来，拜塞尔对书的热爱与日俱增。他觉得手捧那些文化与科学名著的珍贵初版书——那些率先把伟大的思想介绍给人类的载体——是二手书商专属的快乐。但开书店带来的经济压力也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悬在二手书商们的头上，他们始终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为了给旧业续命，拜塞尔不得不创新。他在店里挂上拉小提琴的骷髅玩具吸引眼球，组织每期随机给会员寄书的书友会，在社交网络上不断创造话题。他感叹和人打交道比和书打交道要难得多，说自己就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停不下来。

整个书镇都在创新，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外桃源，也为了生存下去。威格敦的每个书店、古玩店都有自己的故事。

一家名为“开放”的二手书店通过Airbnb向爱书人出租，让他们来过上一两周开书店的梦想。我到访那天的店主是一对伦敦情侣，他们要给新运来的旧书标价、分类摆放，还要像每一个前任店主那样在记录本上写下自己的营业心得、对后来者的提醒，也要像拜塞尔那样和各种访书客打交道（其中一个试图将他们感化为基督教浸礼会教友），然后为一天只卖出4本书发愁。书店引来各地爱书人的极大兴趣，未来三年预约已满。

一对旅居法国的英国夫妇在读了拜塞尔的书后，选择回威格敦定居，并买下一家当地药店，改装成古玩店。他们喜欢威格敦不大不小的规模，既能给人一种小社区的温暖，又能吸引全球游客到访。只是威格敦交通不便，让他们去周边参加拍卖会进货有些麻烦。

一个退休律师买下一家二手书店，开始学着和旧书而非卷宗打交道。她利用自己在法律界的人脉和经验，组织起一个惊悚犯罪小说与真实罪案记录的阅读之夜活动，期待吸引读者来参加。她称其为自己对主办“迷你文学艺术节”的尝试。

拜塞尔在我带去的《书商忏悔录》上签名，并写下一句话：“愿书比人活得更长久。”我也希望书镇威格敦能活下去。

草地 钩沉

百年前日本名士笔下的石鼓书院

甘建华

但凡关注汉传佛教及古建筑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盘大定，一方面缘于其宏富渊博的著述，更缘于其涉足中国南北各地的屐痕。据说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时光何其匆遽，转眼百年就要过去了，我的脑际经常萦回着这样的画面：那个端庄肃立在石鼓书院前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发出诚挚的告诫：“不管现在的境况如何，这个大国的国民都不会永远地沉睡下去，而现在他们正在走向觉醒。”

名叫常盘大定的这位日本人，明治三年（1870年）生于宫城县。与中国历代名士一样，他也有一个晚号“榴邱”，估计是他比较中意的一个地名。少年时期即笃信佛教，属真宗大谷派，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行迹与事功。17岁入仙台道仁寺，29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历任中学和大学教师。昭和六年（1931年），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任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兼任东洋大学教授。昭和十四年（1939年），主持浅草本愿寺兼大谷派本愿寺东京分支机构事务，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任院长。昭和二十年（1945年）圆寂，享年75岁（一说76岁）。

但凡关注汉传佛教及古建筑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盘大定，一方面缘于其宏富渊博的著述，更缘于其涉足中国南北各地的屐痕。据说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5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于先驱者。第一次来华是大正九年（1920年）9月至次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地，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大正十年（1921年），写作出版《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随即开始第二次访华，时在当年9月至次年2月，期间到了湖南长沙、南岳、衡阳、宁乡四地。“他的旅行可谓大胆而冒险，闯入一个又一个危险区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朋友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而“他说他有佛祖庇护，所以丝毫未曾介意”（启明会评议员泽柳政太郎博士序语）。

常盘大定此行专程来衡阳，主要就是考察石鼓书院，事前的功课来自南宋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石鼓书院位于回雁峰下的石鼓山（按：此处有误，石鼓山与回雁峰相距两三公里），正当与蒸湘（二水）相汇之要处。唐代刺史齐映在山阴处建一合江亭。元和年间（806－820年），士人李宽在山巅建屋，读书其中，这是书院兴起的原因。时至宋代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请愿建立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集贤校理刘沆上书请愿，得到朝廷的敕额，这便是公认石鼓书院的起源。以后，院址稍向东移成为州学（官办学府），其后一度荒废。淳熙十二年（1185年），这座具有历史背景的书院，由部使者潘侯（潘畴，字德鄜）在旧址上建屋数间，榜以旧额，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接任的使者宋侯（宋若水，字子渊）进一步扩大规模，一切均照国子监之规，始得印书，择郡县秀才以充之。”他特别指出：“朱子（朱熹）受邀为书院作记，更是令书院闻名天下……为处士之学吐出万丈气焰。”

他甚至不无欣喜地说：“这一次旅行中，我居然见到了四种神禹碑。归德府（商丘古城）衙门见到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岳麓山顶峰，第三个在石鼓书院内，第四个在南京栖霞寺的后面。另外听说大别山里、会稽山里也有，此外也一定还会有很多。”如此天下有名的神禹碑，相传是大禹治水后刻在南岳山崖而流传至今的。因为充满了各种神奇诡谲的传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曾到岣嵝峰寻找过，刘禹锡的诗中也有这块碑的字句。然而真正见过这块碑的人，直到南宋嘉定年间才会出现，四川人何致偶然间撞了大运，将它拓印而见诸天日。常盘大定文中并没说明此碑存放在石鼓书院的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块拓碑，是在石鼓文化广场通往石鼓山的栈桥上，2007年重修书院时专门打造并建了一座禹碑亭。

1922年元旦，恰是1921年阴历十二月初四。常盘大定原以为中国按阴历行事，这一天应该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没想到衡阳也和日本乡村一样，百姓要过两个新年佳节，官衙公署按阳历年放假。他看到书院山门上悬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石鼓师范讲习所，一块是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大门两边还插着两面国旗。上午的升旗仪式一结束，下午放假，教员们都忙着为回家探亲做准备。

山门内墙上悬匾一副对联：“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经中。”在此之前，他在泰山经石峪做过考查，所以一眼认出了这是金刚经体，只是不知书者是晚清衡州末代进士、大书画家曾熙，却忠实地记录、拍摄下了这个历史场景。直到今天，尽管我不断地提醒书院几茬主事者，并多次出示历史图片为证，但新修书院山门前的铭牌，依然顽固地打印着这样的字：“撰联：佚名。”

书院里面以嘉会、敬业两堂为中心，常盘大定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个穿着体面、举止雍容的中年男人，矜持地拢手站在敬业堂前，估计是所长、校长之类的人物。“四面是教室，敬业堂的二楼上，正面安放着孔夫子像。里面有诸葛武侯像，据说是为了纪念当年武侯曾率兵至此。堂背后的临江处有合江亭，亭内有很多石刻，其中最出色的是张栻手书的韩昌黎诗碑（应为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不过，那很有可能是近代的复制品。”

接着转向北面，只见湘江、蒸水汇合，滔滔北去洞庭，可见各样船只挤满江面。远处有一塔耸立，名来雁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大概与南面上流烟霞环绕的回雁峰之名有关系吧”。常盘大定猜想的没错，这是衡阳的三道水口之一，地处合江套三汊矶上，与石鼓山遥相对峙，意在强化“出水口”的镇水功能，巩固衡州府城的风水。

站在石鼓书院并不十分空旷的坪上，常盘大定不时想起南宋两位大儒。在他看来，“分居南岳衡山首尾的石鼓、岳麓两座书院，之所以能被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内，完全是仰仗朱晦庵（朱熹）和张南轩（张栻）的声望。”“不过，所谓的四大书院是哪四家，所举名称却因记而异。从列在下面的名单中可见其异，此外肯定还有类似的名单。每组中江南之物或者有三，或者四个皆是。”他提到四大书院的五种说法，其中衡州石鼓占据四种：岳麓、石鼓、白鹿、嵩阳；岳麓、石鼓、白鹿、睢阳；岳麓、石鼓、白鹿、应天；岳麓、石鼓、徂徕、金山；岳麓、嵩阳、白鹿、睢阳。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常盘大定在书中提到了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与衡阳的关系。“奠定了宋儒根基的周茂叔（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士，幼年丧父，由居住在衡州的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养，并在当地读书。后来，他在衡阳县学右侧建起自己的书院，周围开挖池塘，引西湖水，播莲花籽，有亭名为爱莲亭，日后又称濂溪书院。”他试着寻找了一番，但当地人告诉他，这些古迹很久以前就已荒废，现在无存。听说小西门外莲花池中，有一座衡州教育会的建筑物，其所在地就是周子（周敦颐）故址，于是跑过去看个究竟。“环视空无一人的大堂，发现墙间有一块已经剥落的石碑，读其文字，上面记载这栋建筑是文昌阁，原与周子的爱莲亭毗邻，后来爱莲亭荒芜，仅此阁独存。引来西湖之水，在沼池中播种莲籽一事，说的就是这个池塘。爱莲亭与文昌阁相邻，那么无疑也就是濂溪书院的故址。”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是周子使之复兴，朱子将其扩大发展的。“这里的石鼓书院与周子有何关系尚且不明，但因朱子一游而名驰天下则是不争的事实，想必那时朱子一定也凭吊了周子的故地吧！”他所言及的爱莲亭、濂溪书院确有其物，文昌阁也有照片为证，而朱熹游学石鼓书院纯系空穴来风。

翌日雨天，上午10时，常盘大定乘船北返长沙，估计衡阳城内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百年之后在下甘某以目光迷离相送。他并非第一个来游吾乡的日本高僧，有史可稽的是，京都六休上人水野梅晓（1877－1949），自称南岳石头希迁禅师（700－790）第四十二代法孙，曾于光绪末年两番（1903年、1907年）来南台寺寻根礼祖、赠送经卷。更早之前的南宋末年，天皇后裔道元承阳大师（1200－1253），曾来南岳受戒于曹洞宗第十三代法孙天童如净禅师（1163－1228），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南台寺因此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然而，道元禅师只有简略的寺志记载和野史轶闻，水野梅晓则有湘学泰斗王闿运撰《日本僧赠南台寺藏经记》。作为日本近现代最有声望的东方佛教学者和古建筑专家，常盘大定不仅是第一个描写衡岳湘水的外国人，也是迄今所知第一个游历石鼓书院的外国人，文字存于名著《中国佛教史迹》一书中，更有留传衡州最早的十来帧照片——为此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

（上接12版）

如果让城楼、寺庙、衙门、牌坊、石刻，以及众多的深宅大院都随流水吞没，那么，可以说，几百年历史的马湖便只剩下了史料里寥寥几行冰冷无趣的文字——没有了实物与实景的历史，将变得空洞而虚无，并从后人视野里渐行渐远。

幸好，当向家坝电站刚立项时，屏山人便进行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迁址复建。

整整七年时间里，文物工作者们对淹没区的文物先行摸底调查，测量拍照，再将原建筑上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进行编号；之后，再小心翼翼拆解。拆解之后，44处古建变成了堆积如山的零部件。

屏山是典型的山区，平地珍贵，大块的平地更为珍贵。这些古迹复建在哪里呢？当时，有人提出建在新县城——新县城选定在原新发乡和真溪乡的地盘上，位于岷江下游，是一片岷江冲积出来的小平坝——但是，新县城面积也有限，安置这么多古迹，不免有些捉襟见肘。

这时，距向家坝大坝只有15公里的书楼镇进入了视野。书楼镇这个名字，隐隐透出一股书卷气。事实也的确如此。明朝永乐年间，思想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之父曾在马湖府平夷长官司任吏目，薛瑄随父客居于此并讲学。嘉靖年间，为了纪念已从祀孔庙的薛瑄，当地兴建了楼山书院和藏书楼。这也是书楼镇名的由来。

书楼镇这片古老的土地，有幸成为马湖古城的安置地。于是乎，难以计数的古建零部件一车接一车地运送到书楼镇外那片旷地上。然后，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专业的古建筑人士和文物工作者们，像绣花似的，把零部件一件件地组装。于是乎，那些原本矗立于旧日马湖府今日屏山县境各地的牌坊、宫观、寺庙、衙门、民居、道观、商号，被移植到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书楼镇。于是乎，一座新的古城，就这样诞生了，而真正的古城所经历的历史烟云，也由此留驻下来。

实际生活中，一般不可能几道牌坊首尾相接，与道观一墙之隔也不大可能又建一座寺庙，而庭院深深的富家深宅更不可能像小区里的房屋那样比邻而居。但漫步于马湖古城，因为都是复建，便有了这种时空转换的错觉。是的，原汁原味地保留于原建之地的文物固然更具价值，但当它们面临从此毁弃的危险时，把它们集中复建到一起，也不失为一种情非得已的最佳选择。更何况，当这些古建和文物集合到一起，一座可供我们想象金戈铁马与舟车辐辏往事的古城也就此诞生。

太阳当顶的时候，我行走在马湖古城的楼阁亭台之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文化。当积淀了众多往事的泥溪镇沉入江底，屏山县城迁往山那边的岷江畔，在书楼，通过马湖古镇，我们或许还能感受到在这片嬗变的土地上，古老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碰撞和交响。

草地 书话

读史点悟

梁西秦

毕业临别，收到好友赠送的一本《史记》。一翻开书，就被其中的故事吸引。虽然书是文言的，生字和典故颇多，但是我一一查阅，力图理解。渐渐地，入了迷，那个暑假，我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终于啃完了这本《史记》。

在阅读中，我惊异于张良之谋，智计百出，决胜于千里之外，辅佐刘邦建立大汉；我悲叹于项羽的刚愎自用，不能任用贤明，终自刎于乌江；我沉醉于管鲍之交的神仙友谊，二人共佐明君、共为贤相，治国有方、利民为本……我怀着同理心，站在这些历史人物的立场上与他们共情，爱其所爱、哀其所哀、恨其所恨，似乎第一次读懂了他们的爱恨情仇。我也明白了好友在书末一页的寄语：“做个有心人，感受历史的魅力吧！”一时感慨万千。

此后，我开始查阅《史记》之后的史书。在研读中，我留心到，不少正史之间竟然也有差异。例如《明史》与大部分史书有两处记载不同：朱棣靖难本为公然造反、推翻自己的侄子，却被《明史》称为攘除奸凶、肃清朝野的正义之战；朱棣生母本为碛妃，却因其地位低微被抹杀，并被改写成马皇后。我不禁怀疑起来：若正史亦有误，我们该相信什么？我开始摆脱盲信单一史书的习惯，处处留心比较鉴别，尝试以多本史书为资料编写自己的某朝代史事纲要笔记。做个有心人，怀着探寻之心，我在关注史事细节、标明出处中，学会了辩证地看待历史，树立科学的史观。

我渐渐爱上了历史，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怀着一颗热爱历史的心，我报名参加了学校达人秀演讲活动。在演讲组群内，我留心到同伴苦于资料繁杂，便主动将自己整理的相关史事纲要发在群里。“哇，真是有心人！”组长留言道。在撰写完自己那部分演讲材料后，我便帮着几位同伴增删内容、润色字句、打磨稿子。最终，我们的演讲成功进行。台上的我们热泪盈眶，多年的热爱抒发在用心的演讲中；台下的同学掌声雷动，更多的人被历史本身的精彩所感动。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历史的真谛，是传承。

历史，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尘封过往的记录，它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精神思想里。怀着满腔热爱、做个有心人，我和小伙伴成了历史的聆听者、探寻者、传承者，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做个有心人，做个历史传承人。